

李白诗
寻踪
⑥

《渡荆门送别》： 李白离开蜀地，从此成为异乡人

□马睿

渡荆门送别

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。
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
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。
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



湖北荆门山(资料图片)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在《渡荆门送别》一诗中，李白写道：我乘船远行抵达荆门山，进入了楚国故地。两岸的高山随之渐渐消失殆尽，江面也开始像海面一般宽阔起来。月光映照在江面像是天上飞落的一面明镜，硕大的云朵就像是一座座高楼。依旧可爱的故乡之水，随舟万里送我远行。

壹

出蜀远游 赋诗描写长江壮阔意象

唐玄宗开元十三年(725年)，25岁的李白满怀报国之心，辞别家乡，沿长江一路舟行，抵达了荆门山(今湖北宜昌市)。

《渡荆门送别》这首诗就是李白出蜀至荆门时赠别家乡而作。李白这次出蜀，由水路乘船远行，经巴渝，出三峡，直向荆门山之外驶去，目的是到湖北、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览。这首诗意境高远，风格雄健。“山随平野尽”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、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景色。“随”字化静为动，将群山与平野的位置逐渐变换、推移，真切地表现出来，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。“江入大荒流”一句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，境界高远。尤其是“入”字，写出了气势的博大，充满了喜悦和昂扬的激情，充分表达出诗人的万丈豪情。颌联这两句不仅由于写进“平野”“大荒”这些辽阔原野的意象，而气势开阔，而且还由于动态的描写而十分生动。大江固然是流动的，而山脉却本来是凝固的，“随、尽”的动态感觉，完全是得自舟行的实际体验。在陡峭奇险、重峦叠嶂的三峡地带穿行多日后，作者突见壮阔之景，豁然开朗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因此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写出了整个行程的地理变化。

荆门山，又称郢门山，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长江南岸，西起宜昌市点军区艾家镇柳林村，东抵宜昌市红花套镇渔洋溪村，海拔139.2米。山上并列有十二座椭圆形山峰，依次为：荆门山、仙人桥、游龙岭、将军帽、铜柱山、象鼻嘴、馒头包、执笏山、卧龙岗、双乳峰、神农鞋、女观山，合称“荆门十二碛”。荆门山地处荆门江南、虎牙江北，酷似大门，故称荆门。

荆门山一带很早就有人类活动，距今约6500年的城背溪文化遗址就位于山下的红花套镇吴家岗村，是迄今发现

的湖北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。该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，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培植水稻之一。

荆门山的地形十分险要，郭璞在《江赋》中形容：“虎牙巖竖以屹崒，荆门闼竦而盘礴。圆渊九回以悬腾，溢流雷响而电激。”陆游在《入蜀记》中也说，“过荆门十二碛，皆高崖绝壁，斩岩突兀，则峡中之险可知矣。”相传，由巫山神女峰飞来一头雄狮，由安徽的黄山飞来一只猛虎，它们为争夺地盘，咧牙相斗，被大禹发现，抛出一根铁链把它们锁住，从此，狮虎各踞南北，故俗称“青狮对白虎”。

每当人们登临山巅的“楚塞楼”遗址，极目远眺，只见该山依江壁立，倚石迎空，山峦叠翠，雾气缭绕，时隐时现。俯瞰长江，但见百舸争流，苍鹰盘旋，渔舟唱和。南来北往，熙熙攘攘。忍不住让人高呼：美哉，壮哉！在第十二碛上有一天然巨石，形如弯月，向前十一碛盖去，构成一座天然拱桥，人称“仙人桥”。桥下是仙人溪(原称柳林河)，溪水到此汇入长江。每到洪水季节，因江水倒灌，天鹅背就成为一处天然港湾。

贰

川鄂咽喉 荆门是兵家必争之地

据清同治版《东湖县志·山川志》记



荆门山仙人桥(资料图片)

载：荆门山在乌石铺，县南五十里，与虎牙表迤相对，上合下空，有若门然。一名仙人桥，舟行至此，先避虎牙而南，而复避荆门而北，横流湍急，悬若千丈，非乘风奋楫，舟莫能进。故而苏轼曾发出“夷陵虽小邑，自古控荆吴”(《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》)的赞叹。

因江山险扼，古人曾在山上筑城据守，使之成为“上收蜀道三千之险，下锁荆襄一方之局”的战略屏障(《东湖县志》)，素有“川鄂咽喉”之称。既是长江上的一处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巴蜀和楚国的分界点，被誉为“楚之西塞也”(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三四)。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大小战争百余次，秦楚荆门之战、公孙述浮桥拒汉兵、陆逊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、梁陈安市城之战等著名战事都发生在这里。

秦昭襄王二十八年(公元前279年)，秦将白起率领十万大军攻楚，攻陷荆门山，楚军败逃西陵山中。为防楚军偷袭，秦军将山上的军营和民宅焚毁殆尽。大诗人屈原听闻荆门山失守，万念俱灰，遂投江自沉。刘禹锡在《松滋渡望峡中》中所写的“梦渚草长迷楚望，夷陵土黑有秦灰”指的就是这件事。

东汉建武九年(33年)，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为阻止汉光武帝刘秀入川，曾派遣田戎等人于荆门山与虎牙山之间架起了一座浮桥，这也是历史上第一座“长江大桥”(清《四川湖北水道图》之“荆门山”条注释)。两年后，岑彭从荆州(今湖北省荆州市)津乡发兵六万，率战船直冲浮桥，顺风纵火，使桥楼崩坏，大获全胜。遂留下“西塞浮桥断，公孙霸业沉”(宋兆元《荆门山》)之说。

南朝陈宣帝大建二年(570年)，北周军在荆门建安蜀城，西魏置荆门市，由吕仲肃守卫。唐初，萧铣遣兵戍守荆门城。至唐末，古荆门城因长江洪水被淹，称淹洲坝(又名烟收坝、胭脂坝、淹子坝)。坝西北江畔的五龙山，风景优雅，被誉称“五龙烟收”，为宜昌八景之一(《东湖县志》)。

到了宋代，因夷陵(今宜昌)经荆门军北上襄阳的驿道贯通，行政及交通重心移次江北，荆门山的军事地位才下降。在仙人溪口，考古学家曾发掘出大量砖瓦、陶片、石臼、箭簇等文物，为后人展示了荆门山上一段段鼓角争鸣、刀光剑影的历史画卷。

叁

触景生情 写出千古名句

李白是蜀人，过此蜀楚分界之地，自己便彻底是异乡人了。心中不免感慨万千，触景生情，焉能无诗？大笔一挥，遂成此诗。

人生真的如同长江水，从喜马拉雅山脉发源，在阳光的温暖中，融化冰雪，汇成河流，汨汨流淌，就像纯净的童年；再到金沙江，在大峡谷由高至低，顺势而下，跳跃、迸发，冲劲十足，就像人的青春期；经过三峡，流过险滩，经历坎坷、磨难，水也变得浑浊；出了三峡，顿时一片开阔，走到了中游，水面宽了，流速却慢了，平和很多，不似之前那样水流湍急；过了浔阳江、扬子江，就是吴淞口，水天一色，水静波平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再次蒸发，变成雨露。如果有缘，随风随云飘回喜马拉雅，百川入海，是消亡也是新生。这就是人生的轮回。

李白在诗中，还为我们准确描绘了一个地理现象：我国地势西部高、东部低，呈三级阶梯状逐级下降，长江因此也分为四段，从青海玉树称多县(直门达)到四川宜宾市称为“金沙江”，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(荆门山)称为“川江”，从湖北宜昌到江西九江湖口县为“楚江”，湖口县以下称为“扬子江”或“吴江”。船一旦进入楚江，江面便开阔起来，水流也顿趋平缓。故曰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。

关于“云生结海楼”，历代注家都解释为“海市蜃楼”，其实并非如此。道理很简单：李白既然写到“月下飞天镜”，就说明他途经荆门山时正值夜间，不可能看到“海市蜃楼”。由于李白这句诗很出名，直到今天，艾家镇上还有一餐馆，名曰“落镜滩”。

那么，“云生结海楼”到底是什么气象现象呢？笔者认为，这里是形容江上云霞的美丽景象。这种云叫“堡状高积云”，又称“炮台云”“城堡云”，是指在水平云底上呈现如城墙的垛状，顶部显示出积状云突起的高积云。空中出现这种云往往是大暴雨的前兆，故而农谚有“天上城堡云，地上雨淋淋”的说法。从之前的富家子弟，到未来的一代诗仙，25岁的李白即将迎来一场什么“大暴雨”呢？